

# 论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

刘智勇

**摘 要:** 巴勒斯坦是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上有许多民族曾生活在那里, 特别是自希腊、罗马以来, 该地区的政治所属历经变化, 不同民族都曾对之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然而就历史联系而言, 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对巴勒斯坦抱有持之不渝的追求, 犹太人不仅将其视为自身文明的发源地, 而且历经几千年的散居生活都无法割舍与之的联系。了解和认识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历史联系及犹太民族对这片土地所属问题的态度, 对于我们今天了解以巴冲突的由来有特别的意义, 本文对此问题试做一定的剖析。

**关键词:** 犹太民族; 巴勒斯坦; 阿拉伯; 犹太复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K 381; K 382

**文献标识码:** A

## Historical Connection of the Israeli Nation with Palestine

Liu Zhiyong

(Jewish Study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Palestine is a part of the Middle East, where many ethnics have settled in history, especially since under the control of Greece and Rome, but in regard to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with Palestine, the Israeli should be more referred than other ethnics, Israeli, not only regards Palestine as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of himself, but also kept connection with Palestine during the diaspora of more than 2000 years. It is significant for us to know today's conflict of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by knowing Israeli's historical connection with Palestine and attitude to the holding of Palestine.

**Key Words:** Israeli; Palestine; Arabian; Zionism

### 一、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生活和统治的历史

巴勒斯坦, 首先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古称迦南地, 又称以色列地,<sup>①</sup> 是犹太文明的发祥地。巴勒斯坦之名取自于曾在其沿海定居的非利士人, 意为“非利士人的土地”,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 484~ 公元前 425 年)始用此名, 罗马帝国时期在镇压了犹太人起义, 并将犹太人赶出后正式命名为巴勒斯坦, 沿袭至今。

作为一个历史地理观念, 巴勒斯坦地理范围

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明和划分。一种观点认为, 巴勒斯坦地域一般西起地中海沿岸平原, 东至约旦河谷, 南部是内格夫, 北部是加利利地区。包括今天以色列、约旦和埃及北部的一部分地区;<sup>②</sup> 《圣经》和《塔木德》对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的历史情况就有 3 种不同的说法:<sup>③</sup> ① 族长制时期的边界, 《创世记》(第 15 章 18~ 21 节) 记载: “从埃及到大河, 即幼发拉底河……”; ④ 出埃及后的边

界,根据《申命记》(第 1 章 7~ 8 节,第 11 章 24 节)、《约书亚记》(第 1 章 4 节,第 13 章 2~ 5 节)记载,巴勒斯坦从安蒙拉未山伸展到埃及河;④从巴比伦返回后的边界,这一时期哈斯莫尼王朝统治巴勒斯坦,也是《塔木德》时期犹太人的实际居住区域(《托塞夫》、《申命记》第 51 章)。除去其他民族拥有的沿海城市,巴勒斯坦的边界从加利利的沿海向东延伸到哈兰,沿着沙漠之路继续扩展到拉巴亚扪和海岸,《圣经》(《撒母耳记》第 24 章 2 节、《列王记》第 5 章 5 节)记载,巴勒斯坦从“但到别示巴”,相对应于从亚嫩山谷到黑门山这片区域,巴勒斯坦的范畴已经超出了约旦(《约书亚记》第 12 章 1 节)。一般来说,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范围时常变化,有时指包括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整个地区,有时指约旦河以西的全部土地,有时指阿克以北的沿海岸地带。1920 年,同盟国圣勒摩会议委托英国托管这一地区时,尚包括约旦河东岸。<sup>④</sup>

自始祖亚伯拉罕开始,犹太民族就开始在巴勒斯坦生活,不断开拓疆土,直至建立独立的王国政权。摩西时期(公元前 13 世纪),犹太民族所辖地域仅犹太流便、迦得和玛拿西部落的一部分所居住的地域就越出了约旦和约旦以东的地区。大卫和所罗门王国时期(公元前 1013 年—公元前 928 年)获取了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及边界之间的广大土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行使过主权的区域也有所不同,面积最大时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但在第二圣殿时期只有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为犹太人管理。哈斯莫尼王朝(公元前 140 年~ 公元前 37 年)完成了对外约旦的征服,把在犹太亚的统治延伸到上加利利。希律王时(公元前 37 年~ 公元前 4 年),犹太地区西到地中海,东到约旦河东岸,北至黎巴嫩边界,南抵死海南端、比尔谢巴、腊法一线。包括:加利利、戈兰、叶胡达(即犹太山地)、所姆隆(撒马利亚地区)和约旦河东岸。在第二圣殿被毁后的近 2 千年,即使犹太人主体处于散居状态,生活在世界各国时,仍有一部分犹太人留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活。据史料记载,当时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有 373 个犹太城镇,其中 205 个城镇在加利利,

101 个城镇在犹太亚和内格夫,67 个城镇在外约旦和沿海地区;阿拉伯帝国和十字军时期,整个巴勒斯坦有许多定居点,在埃拉特、杰里科都有大批犹太人的涌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后,西班牙的许多马兰内和其他地区的散居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例如 16 世纪中期在塞法德的犹太人数已增至 12000—14000 之间,加利利的其他犹太人定居点主要在阿克、哈拿尼雅等地方,除了加利利的定居点外,在希伯伦、拉姆拉、加沙、雅法、耶路撒冷等地还有犹太定居点;<sup>⑤</sup>近代以来,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纳粹屠犹事件的发生,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更是加快了重返巴勒斯坦的步伐,据犹太信息中心 1990 年公布的统计数字,1882 年至 1990 年 9 月 30 日,从世界各地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约为 2481054 人。<sup>⑥</sup>

由于巴勒斯坦位于三洲(亚、非、欧)和两海(地中海、红海)交汇通衢之地,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因此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周边大国争夺的对象。如表 1 所示:

表 1 外来统治者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时间分布表

	大致时间(年)	起	止
巴比伦王国	50	公元前 586	公元前 538
波斯帝国	200	公元前 538	公元前 333
希腊	200	公元前 333	公元前 142
罗马及拜占廷	600	4	614
阿拉伯帝国	460	638	1099
十字军	200	1099	1291
马木留克	200	1291	1516
奥斯曼帝国	400	1516	1917
英国委任统治	30	1917	1948

(摘自 Dr. Abraham HELLER, whose land p. 20)

与上述外族政权在巴勒斯坦的统治相比,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统治的时间最长——总计 1200 年时间。其中,前 600 年是在第一圣殿时期(公元前 1200~ 公元前 586 年),后 600 年是在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 538 年返回巴勒斯坦~ 135 年巴·科赫巴起义失败)。20 世纪以前,除了在一个短暂时期出现过拉丁王国,只有犹太民族曾在那里建立过国家,其他民族只是侵占过那里,或仅作为自己统治下的一个区域。

## 二、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的不解之缘

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在精神上存在着不解之缘。“以色列故土是犹太民族的发祥地。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以形成;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曾过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撰写了《圣经》,并把它奉献给了世界。”<sup>①</sup>巴勒斯坦是历史上犹太人那里建立过民族之家的唯一土地,但是对犹太民族而言,它的最重要意义还在于犹太民族与它的精神联系。在犹太人失国、流散的数千年中,它一直是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它一直是最神圣的地方。这就是犹太人在“被驱逐出以色列故土后,流散到各国的犹太人对故土始终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和获得自由,从没有为此停止过祈祷”<sup>②</sup>的原因。

在整个以色列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作为犹太人精神信仰的犹太宗教。犹太教最基本的信仰可以概括为三个词:“上帝、律法、以色列”。用犹太教神秘主义派别的话来说,即“上帝、律法和以色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根据犹太人的宗教观,迦南地是上帝赐给犹太民族的永久居住地——“应许之地”,据《圣经·创世记》记载,当犹太始祖亚伯拉罕忠实地顺从上帝的旨意率本民族人从两河流域的吾珥迁往巴勒斯坦时,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将巴勒斯坦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子孙。上帝允诺说:“我要将你现在的居住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圣经·创世记》)在犹太人的宗教观念中,巴勒斯坦是上帝所赐,不容转让、出售和他人染指。

巴勒斯坦是犹太民族的固有家园和精神的归宿,正因如此,几千年的世界散居生活都无法让犹太人摆脱令其魂牵梦绕的故乡,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犹太人返乡定居,其动机主要囿于宗教追求:执行犹太教的戒命。犹太教的戒命之一便是要求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故土,在那里居住,只有生活在那里才算执行了《托拉》所有戒命的信念,执行这一戒命便是最大的公德;在故土巴勒斯坦学习《托拉》;安葬在巴勒斯坦是特殊的荣耀。犹太十分重视“葬回故土”,即死后葬在巴勒斯坦故

土,在古代也门,犹太人临死时都要嘱咐儿女将他的遗骸运回巴勒斯坦,安葬在圣地。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避免阴间的痛苦。随着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散,“葬回故土”实际上已不可能,但许多宗教观念强烈的犹太人随身携带一小袋巴勒斯坦的泥土,并在死后与其一道下葬的方式象征“葬于故土”这一习俗;加快弥塞亚到来以及实现全人类救赎的思想。许多虔诚的犹太教徒认为,上帝曾经许诺要让那些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家园,《圣经》中明确写道:“主耶和瓦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的子孙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将从各方将他们聚集,引导他们回归自己的故土”(《圣经·以西结书》第37章,21~22节)。他们坚定地认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将在弥塞亚(救世主)来临时重返上帝的应许之地,建立他们的国家。

犹太民族进入世界散居生活之后,仍然对故乡巴勒斯坦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们唱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遥望锡安,我们就会哭泣……我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瓦的歌呢”(《圣经·诗篇》第137章,1~3节)。他们还有一句经常念诵的祈祷词:“明年在耶路撒冷”,其意思就是说,尽管犹太人身处他乡,却始终没有忘记故土。这里所提及的锡安和耶路撒冷实际上都是犹太故乡巴勒斯坦的指代。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这种对故土的思念和回归思想的产生远在阿拉伯民族形成之前。

巴勒斯坦是世界各地犹太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更重要的它还是犹太民族生存的落脚点。

犹太民族自流散以来一直遭受残酷的宗教迫害和种族迫害,有众多的实例证明历史上为躲避迫害、拯救生命、实现民族生存和振兴,相当多的犹太人再次选择了巴勒斯坦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马拉诺,历史上特指为逃避迫害而被迫改信基督教,但仍私下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15世纪当西班牙王室大规模迫害和驱赶马拉诺时,他们纷纷从西班牙移居到巴勒斯坦和北非等地区。纳粹德国垮台后,约有20万犹太人作为流动移民来到德国,他们建立了“幸存者”组织,目的是移居巴勒斯坦,当50年代初期出现大规模移民时,德国的犹太流动移民只剩下1.2万人左右。<sup>③</sup>正因为

犹太人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屡遭迫害,而巴勒斯坦也总是被犹太人选择用来作为逃避迫害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民族复兴”和“返回故土”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近代以来犹太思想家、学者和实业家努力思考探索的问题,他们将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最大的愿望和追求。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旨在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故乡巴勒斯坦,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它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犹太人第一次取得了与非犹太公民完全一致的自由平等权利,然而欧洲社会存在着的根深蒂固地反犹太主义思想却难以消除,1881年俄国因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屠犹暴行和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再次破灭了犹太人进入西方文明社会接受同化的希望。一批受到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对犹太民族的前途做认真的思考,摩西·赫斯、利奥·平斯克、西奥多·赫茨尔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三位杰出的代表,在他们提出的犹太复国思想与方案中都谈及了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摩西·赫斯提出,“对于一个寄居在其他民族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来说,要想摆脱反犹太主义的迫害唯一办法是返回以色列,重建一个以色列人的国家。”<sup>①</sup>利奥·平斯克认为,“犹太人成了这个世界的幽灵民族……从根本上说,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对异邦人的恐惧和憎恨的精神变态现象……只有在犹太人自己的家园中,犹太民族才能恢复他们的尊严和健康心理,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sup>②</sup>尽管平斯克没有强调这块土地必须是巴勒斯坦,但是他坚持它必须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能真正能成为犹太人土地的也只能是巴勒斯坦。在赫茨尔的倡议和组织下,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即《巴塞尔纲领》)明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家。”

纳粹屠犹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事件,很多犹太人在劫后余生反思这一历史事件时,常常会提出如果早在大屠杀之前就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有些犹太人甚至认为大屠杀是上帝惩罚犹太人,弥塞亚降临人间拯救犹太民族重返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的征兆。

时至当代,重返巴勒斯坦也是那些恪守犹太教义教规拒绝被同化人的追求,犹太青年卡扎夫在前苏联最高法庭上勇敢地宣称:“我是犹太人,想过犹太人的生活,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把以色列看作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发祥地,在以色列生活是我不容怀疑的权利,我不想生活在一个犹太人被强迫同化的国家。”<sup>③</sup>

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重要性还可以从犹太人的一系列法律中得到反映。如犹太人有权要求其配偶一道移居巴勒斯坦,对这一要求的拒绝被视为婚姻的破裂,拒绝一方将丧失所有伴随权。<sup>④</sup>

如上所述,正因为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所以在国际社会研讨在何处为犹太人建立家园的问题时,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巴勒斯坦作为重建家园之地。不仅犹太民族一直这样认为,世界各国也有这样的看法。对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的所属关系,近代以来,一些国家政府和著名领导人先后发表过声明和谈话阐述自己的观点。1799年4月20日,拿破仑在征服巴勒斯坦要塞阿克前声明“犹太民族是巴勒斯坦土地的合法继承人”;<sup>⑤</sup>1877年,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讨论中东问题的柏林会议上提出“欧洲列强应该考虑把巴勒斯坦归还给犹太人,使之重建古代犹太王国”;<sup>⑥</sup>1947年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犹太人民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巴勒斯坦的未来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拒绝犹太人建立自己家园的权利。”<sup>⑦</sup>暂且不论这些声明出于何种动机,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世界各国对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之间历史联系的认同。

### 三、近代以来犹太民族获取巴勒斯坦土地的情况

1.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巴勒斯坦土地政策与犹太人对土地的实际拥有情况

1858年之前,巴勒斯坦没有土地法,也不存在需要确认土地所有权的情况。当时,那里人烟

稀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任何开垦土地的人都可以得到想要的土地,谁也不需要对其一块土地的正式所有权,在山区、丘陵地带更是如此,土地成片荒芜,无人开垦,人们只是每年的春季去那里放牧。

1858年当时统治着巴勒斯坦的奥斯曼政府颁布了土地登记法,规定土地所有人必须进行土地登记,以便加强管理,明确土地的所属关系。然而这一规定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因为只有极少数地区对土地进行了登记,部分人对此不予理会。他们担心登记会导致赋税的增加和其他课捐杂税的出现。由于当时并未开展对土地的测量活动,许多农民只是以自然分界认定归自己所有的土地,彼此间的界限也不十分明确。一些农民甚至得到几个铜币后,把土地权随意地交给他人拥有,即使登记过的土地,其所属关系也不十分明确,因为许多土地都是以整个村庄的名义进行登记的,并没有列出具体拥有人的姓名或注明对谁所有,而且这部分土地每年都要根据每家每户人口的变动而重新划分,这就使得真正为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由于长期以来无人施肥,地力下降,收获甚微,加上当局对土地拥有人苛以重税,大片土地实际上处于未开垦的或无人想要的状态。

土地回收法颁布后规定那些可开垦,但连续3年没人使用的土地归政府所有;在政府无力组织人员耕种,或进行其他方面的利用情况下,当局可以以极低的租金将土地使用权租赁给贵族、富户或任何愿意支付租金的人,结果大片土地开始集中到当局、苏丹王、穆斯林公共福利会和有钱人的手中。到19世纪末,比尔谢巴、贝桑、胡拉湖和约旦河谷一带的大片土地已为当局和苏丹王所有,而叶兹列而谷地,海滨平原地区的大片土地为土耳其人和外国人拥有,各村庄周围的土地则为村民委员会、慈善机构和各种名义的协会所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地区很少出现土地所有权移地现象。在联军占领巴勒斯坦以及于1920年实行英国托管统治后,原先属于奥斯曼当局所有的土地开始重新出售,购买活动也开始重新恢复。为了处理和裁定土地的所有权,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土地法庭,在调查、审核有效文件的基础上规定土地的归属。

奥斯曼帝国后期正值犹太民族在复国主义思

想的影响下重返故乡巴勒斯坦的时期,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土地政策的框架下,犹太个人和基金会团体开始购买巴勒斯坦土地。

1855年,犹太人开始在本民族心目中的四大圣城——耶路撒冷、希伯伦、萨费得、太巴列周围购买土地。犹太慈善家蒙特斐奥雷首先在雅法附近买下25英亩的柑桔林,随后便开始了一连串购买活动。购买土地的年代和地点主要有:1859年耶路撒冷附近的莫查;1878年的佩塔提克瓦;1882年的里尚齐翁、奇赫隆雅谷布和罗什平纳。截止到1882年底,已有5500英亩的土地(大部分在农业区)为犹太人所有。1882年后,犹太人主要从大地主手中购买土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国分支成员埃特蒙·德·洛希尔男爵(1845年~1934年)在1882~1900年间向从俄国移入巴勒斯坦的早期移民提供了6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移民们购买土地,农具、建设农场、工厂及农业排灌工程。

犹太垦殖协会是1891年犹太人创立的慈善组织。1896年,该协会通过了一项旨在帮助巴勒斯坦犹太垦殖区发展的决议,向犹太移民提供帮助。189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洛希尔男爵把他创立或受他监督的定居点移交给犹太垦殖基金会,1923年他又创立了巴勒斯坦犹太垦殖协会,承担了犹太垦殖协会的责任,维持现存的定居点和创立新的定居点。1957年,该协会停止活动,并把大部分财产交给了以色列国家。

犹太国民基金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1901年成立的,负责在巴勒斯坦购置和管理土地。1902年,该基金会在下加利利购置了第一块土地。1921年,又在以兹列埃尔购置了大批土地。20世纪20年代末期,该基金会在巴勒斯坦沿海购置了许多土地,从而使得从纳塔尼亚到阿卡的犹太人定居点连成了一片。1947年,基金会把内格夫北部用于犹太人定居,扩大了犹太人在下加利利所掌管的土地。当时基金会的土地面积占巴勒斯坦整个犹太领土的一半以上。1960年7月,以色列会议通过了土地所有法和土地管理法。

1946年3月犹太代办处向英美调查委员会报告了巴勒斯坦土地情况如下:

巴勒斯坦土地总面积为:26400000杜纳姆(等于26400平方公里),其中1/3约8800000杜

纳姆为无人居住的荒漠; 1/3 约 9000000 杜纳姆为耕地; 余下的 1/3 没有耕种。到 1945 年底, 犹太人拥有 1775000 杜纳姆, 占巴勒斯坦土地总面积的 7%, 具体分布如下: 沿海平原 702000 杜纳姆; 中部山区 475000 杜纳姆; 约旦河谷 415000 杜纳姆; 内格夫 165000 杜纳姆。1947 年 11 月, 联合国大会决定对巴勒斯坦进行分治, 此时犹太人拥有的土地已达 45.5 万英亩, 其中属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所属的犹太国民基金会购买的土地 813000 杜纳姆; 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购买的 130000 杜纳姆; 属政府所有的无主土地(在死海附近地区) 175000 杜纳姆; 其他犹太基金会和犹太私人资本购买的土地 60 万杜纳姆。1946 年, 数百个犹太定居点(城镇、基布兹等农业组织、居住区) 已星罗棋布遍及巴勒斯坦全境, 北起加利利, 南至内格夫。

2. 阿以分治及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国家获取的土地

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前, 拟议中的以色列国家的领土疆界曾有过多次变动, 最后终于在 1947 年以联合国通过的“分治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建国后, 以色列又与邻国发生了几次战争, 以色列的控制线也因此多次发生变化。

1897 年, 锡安主义运动通过的《巴塞尔纲领》中规定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 1917 年《贝尔福宣言》中也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但是这两个权威性的文件都没有对“巴勒斯坦”的疆界作进一步的说明。

1919 年, 锡安主义运动的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第一次对巴勒斯坦界线提出了建议, 即北部包括今天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北部地区所有水源都包括在这个地区之内”; 东部包括今天约旦的一部分, 以汉志大铁路为界, 其目的是使巴勒斯坦能够充分利用这条大动脉, 作为交换, 阿

拉伯人可以使用海法港和亚客巴港; 与埃及的边界作为未定界, 将与埃及重新划定, 但前提是应有利于巴勒斯坦地区。这个建议遭到了国联的拒绝。1936 年, 英国政府派出的皮尔皇家委员会第一次提出的分治巴勒斯坦计划以及二战以后“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将巴勒斯坦分成 4 个区的方案, 均因遭到反对而没有实施。

1947 年第二界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 根据分治决议, 巴勒斯坦被分属三个政治实体: “犹太人国家”的面积为 14942 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56.4%, “阿拉伯人国家”为 11203 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42.88%, 耶路撒冷市面积 171 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0.65%。

犹太人接受了分治方案, 于 1948 年 5 月宣布以色列国建立, 而阿拉伯人则拒绝分治方案, 在以色列国建立后的次日, 第一次阿以战争就宣告爆发, 分治方案中原划分给“阿拉伯人国家”的土地实际上被以色列、埃及、约旦三国瓜分。埃及占有加沙地带, 约旦占有约旦河西岸, 其余 622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以色列占领, 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达 20697 平方公里, 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 78% 左右。耶路撒冷城被分割, 约旦占东城(旧城), 以色列占西城(新城)。1949 年的停战线在以色列绘制的地图上用绿色线表示, 故在以色列, 此线也被称为“绿线”。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色列突破“绿色线”, 占领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东城, 这样以色列控制了巴勒斯坦全境。

表 2 1967 年以色列实际控制区面积分布表

1949 年停战后实际控制的面积	20697 平方公里
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5268 平方公里
加沙地带	354 平方公里
以上三项即巴勒斯坦全境总面积	26319 平方公里

四、阿、犹民族在巴勒斯坦土地归属问题的分歧

犹太民族认为, 巴勒斯坦是上帝给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 所以他们视土地为生命, 一旦获取之后不容转手他人。这一点在近代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土地时就体现出来了。犹太国民基金会成立之后所立的章程中就明确指出, 用它的资金购

置的土地, 被认为是全体犹太人民不可分割的财产, 因此基金会无权出售归它所有的土地, 而只能出租它们, 并且期限不长于 49 年。

以色列建国后更是通过立法来明确土地的所有关系。1960 年土地法获得通过以后, 以色列成

立了单一机构管理国家和犹太国民基金会的土地。以色列土地法作为以色列的一项根本法律,规定归国家、土地开发当局、犹太国内基金会拥有的土地永远不得出售,只有本法律规定的除外。1960年8月1日,犹太国民基金会和以色列政府签订了建立国家土地管理委员会的协定,并授权该委员会管理属于国家和犹太国民基金会,不得作为社会财产出售的所有土地。对于以色列国拥有巴勒斯坦土地的现状,即如何看待以色列在几次中东战争中夺取土地的归属问题,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之间存在着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在边界问题上存在着不确定性。

以色列于1980年和1981年分别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和“戈兰高地法”,宣布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上以色列的领土,纳入以色列国家版图。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没有通过任何法令改变其法律地位,仍作为占领区,在以色列版图之外。犹太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建立过独立的国家,虽然他们长期(近2000年)离开这里,散居世界各地,但他们对这块土地拥有“历史的与自然的权利”,应该返回自己的故乡。以色列各政治派别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信念考虑,在巴勒斯坦土地的归属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国家边界划分的两条线上,即以色列究竟应以1949年的停战线为边界还是以1967年的停火线为边界。以色列国家社会的左翼派别主张以色列应以1949年停战线为边界,从1967年战争所占领的全部土地上撤走。以工党为核心的温和派(中间派)对以色列边界的原则是明确的。他们主张,以色列可以有条件地从1967年战争所

占领的部分领土上撤走,1949年停战线可以作为基础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做必要的调整。以色列工党在中东和谈中就提出过“三不”和“三个极限”的政策。所谓“三不”即不放弃耶路撒冷,不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全部放弃戈兰高地。所谓“三个极限”,是指在这三个问题上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只能达到这个限度。而以利库德集团为主体的大以色列主义者,则主张以1967年停火线为以色列边界,拒绝在领土问题上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做出妥协,反对“以领土换和平”,提出“以和平换和平”。<sup>⑨</sup>另外,对于能否“以领土换和平”,一些犹太人认为人类最终将一起进入神的国度,所谓的“国家疆界”只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现象,《律法书》中有先例说明,土地是上帝的,因此可以用土地换和平。

对于巴勒斯坦土地的所属和划分问题,巴勒斯坦人则认为他们才是巴勒斯坦真正的主人,他们的祖先几千年来世代代在这里生活,要求民族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是他们的天赋权利,谁也不能剥夺。因此,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只要以色列退回到1949年时的“绿色线”,阿拉伯国家就可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实现和平共处。

概括言之,阿以两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矛盾和冲突,开始时表现为移民与反移民的斗争以及复国与反复国的斗争。以色列建国后,斗争的焦点就开始逐渐转移,主要表现为阿拉伯人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而以色列则要实现现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扩大它的领土,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 注 释

<sup>1</sup>、④、④、⑧、⑨、⑩、⑪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104、410、723、689、377~378、410页。

④ Geography, Keter publishing house Jerusalem Ltd, 1973, p. 8.

<sup>1/2</sup>、<sup>3/4</sup> Dr. Abraham Heller: American, whose land, Cleveland college of Jewish studies library, p. 35.

(七) ①《以色列独立宣言》

⑤、⑤、⑥、⑦ Dr. Abraham Heller: American, whose land, Cleveland college of Jewish studies library, p. 99, p14, p17, p30.

⑧徐向群:《沙漠中的仙人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以下“参考文献”转第107页)

